

格薩爾研究叢書

རྒྱལ་ཁབ་འཕེལ་རྒྱུ་གྱི་ལོ་རྒྱུས་

土登尼玛

周锡银主编

藏 三 国

任乃强



格萨尔研究丛书

藏 三 国

任 乃 强

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藏
三
国

任乃强著

四川省《格萨尔》

四川省川新出内（94）准印证034号

编辑：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成都市西马棚街47号

印刷：西马棚街小学印刷厂



格薩爾研究叢書

歐陽高題

歐陽高 題簽

ཀུན་ཀྱི་བདེ་བ་ལ་བཀའ་བློན་པ་རྒྱུ་ཡིན།

扎西泽仁 题签

格沙是如此的打聽，回到京中再報告去。事實果然如他所料，一週關於格沙的消息，他毫沒有聽到。格沙已不在國內了。中國皇帝，雖然在格沙被殺後，曾派兵去緝拿，但格沙已逃往西藏，一千盧比給大和爾，一百盧比給小和爾，又給了一隻金銀碗。格沙逃往西藏後，西藏政府曾給他的太太還出半隻金銀碗。他帶著金銀碗回國去了。格沙還著作他的國位夫人，回到他的家裏去。格沙死後，格沙還著作他的國位夫人，回到他的家裏去。格沙死後，格沙還著作他的國位夫人，回到他的家裏去。

關於格薩到中國的事

任乃強

傳世流行鈔格樣者。有兩種版本。一則題爲「格樣」，一則題爲「格樣」。兩版本內容多異，其敘述亦異。據位議政府格印，現在只有抄寫本。但抄寫本係爲流行，拉達克不則此種的。這兩版本，皆承認格樣是天下凡，爲林國之主，征服三部叛亂，曾到中國，及其他許多處理當時的事件，但內容各得各不相同。即以格樣到中云一意言之，則版本敘述在德克讓龍三部之後。敘述七十四年格樣少，該宮庭的情形很多。可知所敘中國皇帝宮內情形，各與漢書不合。他說：中國皇帝是文公養誠化身，朝五台山，舟過大海，得龍女爲妃。龍女欲飲湯，怕見怪獸，與皇帝宿，九年不得見人，否則將死。皇帝疑之，許以九年幽居，不見外人。若思如此九年期滿，則中國湯法必滅。皇帝之公主，持虎母，世，深以爲憂。其遠格樣可來京根此應。格樣其從京人來京，公主曾往迎之。皆以虎母感皇帝之術。格樣乃化爲乞丐，跪呼于皇帝之下。妖妃不覺其爲格樣，自立宮而問之。格樣大異其形而去。妃染病，

(28)

《关于格萨尔到中国的事》一文影印件
(原刊1947年9月《康藏研究月刊》)

序

王 雨 顺

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其篇幅浩繁、场景壮阔、结构宏伟、诗文绚丽而著称于世。它那包罗万象的内涵，是我国藏族历史、社会、思想、生活的总汇。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难怪中外学者把《格萨尔》史诗，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

—

对《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它的抢救工作。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翻译。当时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格萨尔》史诗调查团”，深入到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开展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61年初统计，从民间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

本达150余部，除去内容大体相同的异文本外，实际搜集到34部。同时，还组织人力将其中的74部翻译成汉文，计1000余万字，为进一步开展《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整理、翻译工作，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正当抢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伟大的藏族史诗，也在劫难逃。数年搜集和翻译的资料，几乎被全部付之一炬。曾经参加过抢救工作的同志，也备受摧残，甚至因之而献身*。《格萨尔》史诗被打成“毒草”，抢救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遭到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西藏、四川、青海、内蒙、甘肃等有关部门，即为被打成“毒草”的《格萨尔》史诗，恢复了名誉。并先后将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七省区的《格萨尔》抢救工作。西藏、四川等七省区也相应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由省自治区领导直接抓这项工作。从此，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

*《贵德分章本》的搜集者、汉译者华甲，即于1966年因《格萨尔》史诗是“大毒草”，而被迫害致死。

十余年来，由于得到各级党政的支持，得到广大蒙、藏、汉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到1991年底北京举办“《格萨尔》成果展”时，搜集到的分部本已达141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4倍多。原保存于青海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失的翻译资料，又基本搜集齐全了。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牧区，进行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的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西藏的扎巴、玉梅，四川的仁孜多吉、青海的仓央嘉措，即是这次普查的收获。他们都是能说唱数十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其中扎巴等10人，在1991年还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的称号。并将其中12人的说唱记录本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在搜集各种版本和对艺人说唱录音记录的基础上，也同时开始整理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七省区及北京已出版藏文本62部、蒙文本9部，汉译本30余部。仅四川省就整理出版了13部藏文本，有的还进行了第三次印刷，累计数达50余万册。全省百万藏胞，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册。这正说明广大读者，对《格萨尔》工作的肯定。

* 扎巴自报43部；玉梅自报60部；仁孜多杰自报29部。

二

十年来，虽然《格萨尔》工作的重点是抢救，也就是搜集、整理和适当地进行一部分汉译。同时，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十分活跃。

1983年和1985年就先后在西宁和赤峰两地，召开过“《格萨尔》史诗学术讨论会”，由于当时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因而提交会议的论文，对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还有局限性，文章无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直到1989年底，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大规模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才算正式拉开。

到现在第二届、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已先后召开，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决定1996年在兰州举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性研究《格萨尔》史诗的热潮，已经来到。《格萨尔》史诗，将与《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同登世界艺术殿堂。那种“中国没有史诗”^{*}的论调，从此

^{*} 黑格尔在其所著《美学》一书第三卷中说：“中国人没有史诗，（因为）他们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位被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哲学家，以权威的口吻，做了这个断言，其影响是相当大和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没有史诗”，即几乎成了定论。

休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到1993年底止，在国内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达176篇。如果加上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二者加在一起，当在400篇左右（土登尼玛的《格萨尔词典》及王兴先、降边嘉措、吴伟等的专著尚未计算在内），仅在短短的4年中，即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即如早已誉满世界的《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等史诗，在它们成为研究热点时，也从未达到每年平均研究文章百篇以上的盛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格萨尔》史诗如此重视，相信《格萨尔》工作者们所向往的出现一个《格萨尔》研究体系的局面，已为期不会太远了。

三

为了更好的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辑了这套丛书，目的主要有二：

其一，丛书的编辑，实际是对我国60年来《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虽然今天《格萨尔》史诗，已饮誉世界，可过去几百年来，它除了藏区流传外，就连我们这个被称为

格萨尔故乡的四川省，也还鲜为人知。要不是在50多年前任乃强、韩儒林、彭公侯诸先生的大声疾呼，建国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许今天它们仍未走出藏区，更不说饮誉世界了。在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一分册即系任乃强先生的传世之作《藏三国》，文章虽不长，仅有400余字，它刊登于1930年的《四川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搜集到介绍《格萨尔》史诗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有64年。文集中任老撰写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这篇论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继任老之后，对《格萨尔》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层出不断，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丛书将收录30名学者的文章陆续集辑成册，既有老一辈的，又有中青年后起之秀。虽工程浩大，仍将挂一漏万。

当今《格萨尔》史诗，不但走出藏区，而且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这与60年来无数《格萨尔》史诗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研究分不开。所以我说这是一次《格萨尔》工作成果的展示。

第二，60余年来，虽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爱好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散见于国内大小报刊，它们对《格萨尔》史诗得以走出藏区，饮誉世界功不可灭。可直到今天，这些文章极少结集成册，其中不少仅在

“索引”中出现，很难窥其庐山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散失，而失掉其借鉴价值，这将是一个无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个丛书的编辑，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

目 录

藏三国.....	(1)
藏三国举例.....	(4)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10)
关于“藏三国”	(44)
关于格萨到中国的事.....	(53)
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者—— 任乃强.....	周锡银 (59)
任乃强先生主要著作.....	(62)
介绍一篇最早的汉译 《格萨尔》.....	任新建 (69)

藏 三 国^①

出关时，屡闻草地有藏三国。在甘孜看戏，渴望其表演藏三国一出，以证异同。问排戏诸喇嘛，云藏地未尝有三国故事也。后赴瞻对^②，宿上瞻总保家，室有藏(文)书一卷，黄昏时，主人托通事入室取书，云是藏三国，主人有女识字，将讲说此书娱宾。窃往听之，时而读藏文，时而韵语讴唱，颇时^③内

1. 此文原刊1930年12月《四川日报》副刊，系任乃强所撰专栏《西康脆异录》内之118条，后又以同书名于1931年出版单行本，条数及标题照旧。此文虽仅系一篇简单介绍《格萨尔》史诗的短文，它却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一篇介绍《格萨尔》史诗的文章，因此弥足珍贵。

2. 瞻对，即今之新龙县，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属西康省建制。

3. 此处之“时”字，可能系当时手民误置，从文意看很可能是“似”字之误。

地弹词，因不解藏语，未知内容果系叙述三国故事否？第二次再宿此家，已与此女子熟识，请其夜间来说藏三国。命通事逐段翻译，乃所载尽仙佛故事，与《三国演义》无涉。始知草地称“说故事”^①为藏三国，犹内地之称“说聊斋”、“摆龙门阵”，事实不必真说《聊斋》，说《征东》也。《边政》^②第一期所译之《藏王怙曾□^③补迎娶文成公主记》、第二期所载之《修行人赘青和黄鼠狼故事》，皆藏三国之一种，不过二者皆为唱词，为高级

-
1. 此处原文无“ ”号，按任先生前后文文意，此“说故事”应系一词组，与后文“说聊斋”、“摆龙门阵”系同一意义。
 2. 《边政》，即《边政公论》，系本世纪40年代在四川成都出版的学术刊物。
 3. 此处原文已模糊不清，故从缺。